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特別報道之老兵後代

日軍1941年12月侵佔香港，從此香港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不堪回首的黑暗歷史，直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其間，中國軍民奮起抗日，展現出中華民族英勇抗敵的堅毅精神。

一直專注研究這段歷史的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言談間流露出對抗日英雄的敬仰之情，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原來，吳軍捷的父親正是港九大隊的成員。

作為抗日老戰士的後代，吳軍捷為父輩們的付出而自豪，也希望年輕一輩可以正確認識中國歷史，明白到現在的和平日子來之不易，「光講歷史有如隔靴搔癢，最好可以收集老戰士娓娓道來的抗戰故事，讓學生了解我們和祖國命運相連、理應同舟共濟。」

日軍在1941年12月入侵香港，駐港英軍節節敗退，香港同月宣告淪陷。其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派員進入新界，營救滯港的文化人，並開闢香港的抗日戰線。

1942年2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教堂宣告成立，後改稱港九獨立大隊，當時隊員有逾千人，大多為本地人士，大隊直屬東江縱隊司令部，他們是香港抗日戰事的中流砥柱，曾與盟軍合作抗戰、營救英軍戰俘、保護航運等，貢獻良多。

父親奶奶被捉去修路 7歲姑姑餓死

吳軍捷出生於1949年，抗日戰事是他出生前的事情。然而，他與大部分的老香港一樣，親人都曾受日本兵勞役、迫害。多年來不斷收集抗日故事的他，說起奶奶、父親的往事格外動情。他的奶奶與父親曾經被日本兵捉去啟德機場採石仔、修跑道和道路，「當時只有7歲的姑姑因缺乏照顧而餓死，奶奶和父親既傷心又氣憤，便從機場逃了出來。」

其後父親加入共產黨的游擊隊，一同參加抗日戰爭，曾被派去做勸降日軍的工作，「當時日軍不肯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投降，只肯向國軍投降。父親花了很多工夫，才能說服對方。」吳軍捷指，父親帶了一個士兵做翻譯，日軍叫他吃飯，他以肚子疼為由拒絕；日軍說給藥他吃，他想了想，覺得如果自己屢屢拒絕對方的好意，雙方很難「有傾軋」，於是吳父吃下了日軍的藥，運用溝通技巧成功說服對方投降，「當時東江縱隊也許沒多少人做這類工作。」

吳軍捷憶述，父親退休後，在香港與老戰友重逢，大家組織起東江縱隊老戰士聯誼會，在陪伴父親參加活動時，與不少老戰士見面、聊天，開始想了解更多抗日戰爭歷史、東江縱隊的事跡。後來他曾連同一些老戰士的後代籌辦東江縱隊紀念會、清明節掃墓活動、座談會、展覽等，「我最先接觸香港抗日戰爭歷史應該是從2003年、2004年左右吧！」

2015年，適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吳軍捷連同有志之士成立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收集整理及研究史料，宣傳及傳承抗戰歷史，同年底該會在觀塘海濱公園舉辦「飛虎歸來·維港記憶」香港抗戰歷史文化展覽，最具特色的展品是造價近一百萬港元、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製造的美國飛虎隊P-40高仿戰機，它曾經轟炸香港的日軍機場，打擊日軍。展覽活動曾創下單日三千人次入場紀錄。

「人無民族情無愛國心，就無希望了」

吳軍捷敬佩父輩們在抗戰時的堅毅精神及其付出了血汗，香港應要做好歷史教育工作，「人若沒有了民族感情、沒有了愛國的心，那就沒有希望了。今年是抗日戰爭90年、香港淪陷80年、被英國佔領180年。我們還不做一些工作，那就對不起歷史。」

不過，要推動歷史教育困難重重，他感慨道：「東江縱隊打過仗、能考察到的遺址起碼有二三十個，卻沒有任何保護；港九獨立大隊市區中隊長方蘭的母親馮芝擔任交通員，當年她被日本兵捉去逼供，放狼狗咬她，她強調自己是中國人，拒絕招供……最後被綁到樹上，被亂刀捅死。香港有沒有她的紀念碑呢？」吳軍捷說到這裏，難忍心酸。



吳軍捷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認為，「香港要做好抗日戰爭歷史的宣傳，香港人若沒有了民族感情、沒有了愛國的心，那就沒有希望了。」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吳軍捷(後排左二)的全家福。前排為吳軍捷的父母，後排另外三人則是他的弟妹。受訪者供圖



吳軍捷珍藏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吳軍捷珍藏的東江縱隊50周年紀念章。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吳軍捷多年來致力保育軍事遺蹟，他早前曾前往隱蔽於沙頭角鹿頸的日軍頑抗所築槍堡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

只有國民自強 才能免受欺負



日軍侵華是中華民族的傷痛回憶，是非對錯一目了然，惟去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問及日軍侵華是否「利多於弊」，旋即引起全城震怒。吳軍捷認為，中國人曾經受日本人壓迫，政府應該對學生進行愛國教育，提升青年人的民族感情及國家意識，只有國民自強，才能免受其他國家的欺負。

作為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指現在香港仍有不少年過九十的長者，他們是歷史的見證者，「若能找到其中100位老人來分享抗戰時期的經歷，那就是活生生的歷史。」他期望社會各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收集老戰士或見證者的口述史料貢獻力量。

日本侵華期間，姦淫擄掠無惡不作，亦令香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日軍為了利益，強迫市民以真金白銀兌換日軍發行的所謂「軍票」；又實施糧食配給制度，導致黑米價格飆升，窮人只能以樹皮充飢，餓死的人更是不計其數，香港變成「人間煉獄」。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問及日軍侵華是否「利多於弊」，冷血問題惹起公憤，實在不難理解。

吳軍捷認為，要培養年輕人的愛國情懷，只教歷史知識其實意義不大，「如果教歷史，當然可以從三皇五帝說到辛亥革命，但真正要和我们這代人、甚至是十幾歲學生連結的，抗日戰爭就是很好的切入點，例如我們講歷史帶來的苦難時，可以強調當年在港的幾千名英軍當了戰俘，唯獨東江縱隊的900名戰士還繼續作戰，在「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中，一天都沒有停過！」

他又指，近年香港社會出現撕裂及連串的社會事件，「歸根究底是因為民族感情、國家意識薄弱。」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



蒐老兵威水史 匡正後輩觀念

抗日英雄後代籌建史研會 讓學生認識與祖國命運相連

港抗日第一家後人 願捐大宅作紀念館



羅許月(前排左一)1980年與到訪沙頭角的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第二排中間)及深圳市第一任市長賈華(前排右一)等原東江縱隊戰士合照。



黃俊康表示願捐出羅家大宅作抗戰紀念館。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攝

「日寇侵佔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堅持進行武裝抗戰，是在港抗日的中流砥柱，香港人不可以忘記這段歷史。」被譽為「香港抗日第一家」的沙頭角羅家後人、港九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副會長黃俊康希望藉家祖家捐出三級歷史建築物羅家大宅作為抗戰紀念館，教育年輕人愛國家、愛民族，以學習歷史建立正確歷史觀，貢獻社會，把愛

國心不斷傳承下去。黃俊康是已故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士黃翔與黃羅許月之子。日寇在侵華期間犯下大量戰爭罪行，激起了羅家的愛國心，羅家一家11人均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黃俊康曾好奇詢問長輩們為何紛紛加入共產黨：「他們說：『我們被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吸引，他們新生而廉潔，代表着光明的未

來。』」黃俊康指英軍僅奮戰18天便已投降，唯有中共帶領的武裝力量屹立不倒，堅持在港抗日直至日寇投降。

羅家人加入了中共領導的港九大隊後，參與了指揮作戰、宣傳、後勤、情報、醫療、營救盟軍及文化精英等抗日工作，被譽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1年12月8日，日寇入侵香港。黃俊康的舅父羅汝澄於12月10日凌晨已引領抗日英雄林沖領導

的武工隊從內地來到羅家大宅，開展敵後游擊戰。羅汝澄亦在1942年奉命以臥底身份深入日寇，年僅21歲便任粉嶺憲查隊隊長，並先後在1943年及1944年，出任港九大隊西貢中隊隊長及沙頭角中隊隊長。

1941年，黃俊康的另一位舅父羅歐鋒及舅母歐堅當時雖然只是九龍英文書院的學生，亦毅然離港奔赴內地東江前線，參加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1942年，年僅16歲的歐堅便已深入日軍設在沙頭角的區役所盜取大量情報，其後更在1944年為東江縱隊設立醫院及任院長。同年，年僅19歲的羅歐鋒亦擔任了東江縱隊的海上中隊隊長。

抗戰勝利後，羅家多人更放下在香港的舒適生活，奉命前往內地參加全國解放戰爭，建設新中國。至香港回歸祖國後，羅歐鋒回港成立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擔任創會會長，爭取特區政府承認在抗日犧牲的115位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烈士，及對犧牲烈屬及受傷老戰士按退伍軍

人待遇照顧。

盼港青牢記歷史勿忘黑暗歲月

身處和平時代，不能忘卻民族的歷史，更應認識「國」的重要性。黃俊康相信抗戰紀念館除了能讓後世緬懷抗戰英雄，亦能為推動愛國主義、普及國民教育發揮作用，將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代代相傳。「香港教育已給年輕人帶來毀滅性影響，他們在回歸後的二十多年間已被『洗腦』，必須設法扭轉。我希望年輕人要牢記歷史，切勿忘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黃俊康鼓勵香港年輕人要多學習歷史，為香港未來多做貢獻。他希望特區政府落實計劃中的沙頭角抗戰文物徑，以抗戰紀念館(即羅家大宅)為起點，烏蛟騰村為終點，串連抗戰相關的歷史遺址，讓公眾在了解香港淪陷期間的抗戰歷史之餘，亦能欣賞鄉郊的自熱風光。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